演山集

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演山集卷二十六

宋 黄裳 撰

書爲難

去就之間辭受取與之際人之所難全也萬鍾雖不[illegible]有[illegible]介雖微不合於義則有所不取者爲其有害於[illegible]也天下皆知去就取予之爲難而不知所以爲清者君子之所尤難也段干木踰

文淵閣寶

逌而避泄柳閉門而不納將以為清矣奈何其介也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將以為清矣奈何其狷也世之人不明乎道不稽乎義慕聖人之清節者不流而為狷則流而為介矣則清也者尤人之所難全也聖人之於天下雖極人之所不能而人之所難者聖人亦不得而易之也博施濟衆非聖人不能為也而孔子以謂堯舜其猶病者聖人果病於此乎知人安民非聖人不能盡也而禹以為惟帝其難之聖人果難於此乎是不然

蓋知其為難而非不能也故為之嘗不勞而有餘裕焉
傳曰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
焉聖人以清為難殆為是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
可以為難矣利欲之心恥而不行聖人固以為難孰謂
清而可以易為也有人焉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
則進亂則退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其人曰伯夷聖人纔曰聖之清而已果且以為不難乎
有人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以邪害義不以利累形

十乘之馬棄而違之其人曰陳文子孔子尚曰清矣果且以為必難乎故得其一節雖陳文子之潔身聖人而且與之語其極致非伯夷之救弊不能與此然則魏之徐邈高而不介潔而不狷宜盧欽以為清也以為聖人為難徐云所易則過矣然則君子之於褒貶其言之抑揚固有類於此者袁盎之美文帝以謂讓有過於許由孝有甚於曾參勇有加於賁育信斯言哉漢文果有過之乎略其辭而求其意則其言亦未為過論也

以法爲分

天叙有典斯有物焉使之相屬天秩有禮斯有則焉使之相辨夫婦之情父子之性兄弟之叙君臣之義使之相屬者也父道尊母道親君道要臣道詳兄道友弟道恭夫道先婦道後使之相辨者也此特天理之自然未有輔相之者顯道明理以法為分以名為表成位乎其中則天豈能獨制其人哉大道之世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巳則俗之於物輕矣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必為已則俗之於我輕矣不必持衡為之輕重而人自以為平不必探籌為之得失而人自以為公不必規矩為之正而天與之為方圓不必符契為之信而天與之為取予靜也在道動也在理則宜聖人棄去仁義絕滅禮學而與有生之類同為大樂安用法哉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太重以我喪道以物喪我我情之放五官之亂盡為物道而去在外者弗聽於命在我者弗有於性或熄義以爭或溺禮以僭有為禽獸夷狄而後已者則

宜聖人斂其無窮之情收其不平之氣以就繩約辨等有儀教節有度以四職分民以六職分吏以九畿分國以三壤分地長短之度多寡之數施於名位之等而寓之以服器是非然否之辨取舍予奪之斷制其惡欲之情而行之以刑賞是故天下之人猖狂而行者不能離乎道馳騁以作者不敢離乎法雖然聖人之於名法豈敢率爾而制哉有名以為表無法以定名謂之徒名公侯伯子男此正諸侯之名者也孤卿大夫此正諸臣之

名者也法不存焉其稱謂不足以相臨其權位不足以相攝為亂也孰禦先王即其所有之國家所居之宮室所乘之車所建之旗所被之服各底其命之數是故城各有方宮各有步室各有等服各有章常各有斿纓各有説車各有乘介儐之人饗食之禮各有數度其繁畧之宜則知守其分省其小大之分則知制其欲然而法或廢焉則名豈足以命物哉有法以為分無道以出法謂之徒法吾乃忘物遺我而遊乎方外或為天人或為

神人或為至人其學絕矣物理之因革人情之新故寓
物之表會道之大其觀盡矣然而寂然長往而不為天
下後世計此特長沮桀溺者之所為豈道之至哉吾乃
接物立我而通乎方內或為聖人或為君子惇五典以
仁庸五禮以義為之法焉其法著矣然而法之通也趣
無止之時法之深也會無常之道豈非聖人之以天為
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以至於是哉其法嚴
矣然而法之文則使之燦然以相接法之情則使之驩

然以相愛非挾勢力以攝天下豈非君子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薫然慈仁以至於是哉嘗怪申韓之學同於莊子原於道德之意然而莊子之言名法謂髙明則本之以道德道中庸則文之以義仁及申韓之用行法無情文制行無忠恕是豈道德之意有以招申韓歟老子之棄仁義持欲歛道之華以還太樸始能救周之文獘申韓之智不足以及此得其棄絶仁義而已則其慘覈豈足怪哉自道之體分裂而為六七

然後有為道家者有為名家者有為法家者有為陰陽
家者有為儒家者有為墨家者然而真儒之學之乎方
外則為至人之乎方內則為君子道之所寓法之所主
名之所出數之所歸豈復有他哉至遷之論六家輒以
為儒之學短而後之復與墨氏並列予奪其是非嗚呼
道德不一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蓋與莊
子之嘆矣司馬遷之論未足以為怪然而遷不能罪其
為名法者不出於真儒徒以寡恩罪其法以失人情罪

其名後世之欲為法者或之於申韓而求之吾恐其分也適足以亂天下則遷始有誅焉

不以智治國

道之末為萬物之散殊為萬物之成理而君人者法天而體道者也以道之至虛可以受天下之群實以道之至無可以御天下之群有以道之至靜可以馭天下之群動蓋夫萬物之變嘗在道之末而體道者則寓乎萬物之上焉總一其成理而治之非敢作也故物之有生

也因之以致其成物之有作也順之以致其復而天下之民知有常性之可樂不知物之能亂我焉於是德生矣民之德生則君人者何為哉時不勞其事事不勞其形形不勞其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以道治國而為國之福者也彼間間之小智方制乎名教之中耳夫制乎名教之中有足以敵之者雖欲見其成理而輔之亦何可得哉其勢乃至於作聰明奮機巧滋法令以制其衆而天下之衆不出誠之所向亦必以機巧待之故上

以數乘下下以數計上故雖探籌不足以致其公敦概不足以致其平別契不足以致其信道德始下衰而萬物之真理喪矣於是賊生焉比以智治國而為國之禍者也然則以道治其國者其棄智乎以道治其國者真一而得心虛一而得性小智大智明者也大智以道觀物吾非物也然後見物之成理而達之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信之於朋友禮之於賔主萬物之於天倫也有生者具焉堯舜之治惡其鑿也明天而已五典之惇

出於天敘則成此者也五禮之庸出於天秩則節此者也五服之章出於天命則賞其善此者也五刑之用出於天討則糾其戾此者也此堯舜所以無為而治天下而天下之民亦無能名之者其為在天而已周之治已惡其鑿也無名之道著於天地之大美顯於四時之明法無名之道為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而周之聖人為天下而有六官天地四時道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之以致其則者也故聖人之於道立之以六典而

有治教禮政刑事猶大美明法者也於典建之以六職而有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猶天地四時者也六屬帥之以六官六典建之以六職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以民為極而聖人也體道之無為而已矣雖然唐虞至周所以能此道者自非以道觀物則萬物之成理四時之明法天地之大美其能在物之中而得之乎不可以物之中得之乎不可以物之中得之則彼徒奮其私智而與萬物競矣彼與物競非特未足以勝物也而

物之變常亦不在理焉夫物之變常不在理而或未足以勝之則為國之禍何可勝言哉君人不可不察也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視馬於群者足馳而口齧饑者以芻渴者以水嗜欲好惡同矣而未知其材之所以殊也及夫伯樂一睨則或程以千里之功或不免於伏轡銜於鹽車之下而用夫鞭策之威矣木之處山也長者林林短者翹翹交加鈎曼而良楛混淆至其般輸捺斤而斷於地則圓者中規

而方者中矩曲者中鉤而直者中繩棟梁以取乎其大扂楔以盡乎其細是非伯樂般輸之使其馬與木之材性爾殊也其固有者自然之分此二人者能明之也處萬物之中最為靈者人也其始也芚然而相與生嚚然而相與成陰陽之所至霜露之所墜莫不蕃滋盈溢乎其間方且坐而嬉行而遊孰知其當事孰知其當使及其久也利害日以交智慮日以萌物既不能相勝於情於是相揉而相契爭鬬之患起而求決之者必就夫聰

明睿知能通其情而辨其疑者以順聽而服從之有聖人者出審其道之若是為之等上下尊卑之次使道德燦然出於衆人之上材足以御其下者坐之廟堂之中號令於四海之外其德之賞可以勸其罪之罰可以畏謂之曰君志慮苟有所明能以緝事而辨功者則任之以名責之以實相與拱手奔走以待命於下毋敢自用者謂之曰臣故君者至寡也臣者至衆也夫坐於廟堂之中與夫拱手奔走以待命於下貴賤之勢勞逸之任

亦異矣以至寡御至衆力不相抗亦明矣然而人人未
嘗敢以賤望貴以勞望佚恃衆以抗衆天下翕然而不
容一人妄肆於其間聖人尚以為法之未全而防之未
備也為之制冠冕衣服之度鐘鼓飲食之數出入起居
之節使上下之際如此其異君臣之分如此其嚴者聖
人之力也所謂伯樂之為馬般輸之於木者亦若聖人
之於君臣也非撓其材屈其性也其固有者自然之分
吾所謂道者也由是以觀君臣之間上下之宜孰以易

此乎是以後世雖有五尺之君南面而視使賁育之儔屈體於其下莫不震慴唯諾以聽乎上之命苟不有自然之分重之以聖人之制烏能致是哉

演山集卷四十一

演山集卷四十二

宋 黄裳 撰

論

知予為取政之實

有莫大之勢而資之以守者民之心也有不測之變而資之以用者民之命也資之以立事者民之財也資之以從事者民之力也難得者民之心難致者民之命惡貧而惔費者民之財也惡勞而怯使者民之力也民不

棄斯四者不可以為民政不得斯四者不足以為政然
而取之之術亦安在哉吾將取之以權謀則恐并天下
之智有能窮我者矣吾將取之以勢力則恐合天下之
怒有能弱我者矣去權謀忘勢力求諸天理人事而後
諭焉易感者群心難忘者盛德報施者天道往來者人
禮往之有恩矣而人之情必使之來施之有仁矣而天
之理必使之報人情天理蓋自生民以來未有能廢之
者則吾務與民可以無惑矣然而非因其所利而惠之

惠有所不均非因其所欲而予之予有所不恊惠有所
不均予有所不恊則人情天理有莫之使者然則取彼
所惡奉吾所欲豈可得哉君子以謂憂勞貧賤危墜絕
滅四者人心之所惡佚樂富貴安行生育四者人心之
所欲惡欲之大無出斯數者則夫為政之術亦順其心
而已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一人之力有餘凡起役
徒無過家一人則一家之力有餘秋使之臾冬使之隩
此佚之矣所以去其勞或飲酒於序以舒其勤或從獸

於野以寫其憂其鼓樂也使之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之能鼓樂也其田獵也使之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之能田獵也國無三勦塗有九歌此樂之矣所以去其憂百畝之田以備其饑五畝之宅以計其寒南畝之饁北堂之饋不失乎所供山澤之餘雞彘之飼不乏乎所用此富之矣所以去其貧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後有賢者可任有能者可使尊之有人徒益之有稍秩隆之有軒車莊之有冕服此貴之矣所以

去其賤人危於登涉也安之以舟車人危於戰鬬也安之以城池人危於疾患也安之以醫藥人危於鰥寡也安之以夫家人危於孤窮也安之以委積危而不已則有墜之之患安之不足則有存之之政危墜而不已則有滅絕之患安存之不足則有生育之害惡其人之絕滅也則吾救之以宗惡其物産之絕滅也則吾任之以土養之以保息聚之以荒政生者斯長育者斯成吾之子庶民可謂至矣樂以天下而民與之同其憂憂以天

下而民與之同其樂斯民以謂四欲以樂吾心以富吾財以裕吾力以考吾命則君有事焉安得恝然而不為之累哉視吾之先無足以報其德者還以四惡咎君之惠而已是故為之憂也所以致吾心為之勞也所以致吾力為之貧也非敢有吾財也為之賤也非敢有吾身也為之危墜絶滅也非敢有吾命也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中國一人四海一家然知予之為取亦利仁哉知孟子所謂寶故其國有政知老子所謂寶故其政有

德知管子所謂寶故其政有術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吾與生財人民吾與守邦苟廢政事則夫土地不辟人民弗聚雖有三寶亦烏用哉老子曰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順民儉故能愛民不敢為天下先故能因其所欲而予之因其所惡而去之政事國之寶也予之之取又其政事之所寶者知用孟子所謂寶以為國而不知用管子所謂寶以為術知用管子所謂寶以為術而不知用老

子所謂實以為德豈能盡政之善哉戰國之君於闗為暴於民猶禦管仲之為齊其智足以及為政之術乃其所以霸乎然而三王之本人情無異於仲而仲之於齊卒於區區之霸者何其異也仲知因俗而已不知所以制俗夫周之施十有二教以禮教者四則其制俗者也以俗教者一則其因俗者也不及制俗則不能馭民之好私不及因俗則不能馭民之好異故周以八則治都鄙有以禮俗馭其民者其以此歟任俗則其入人也淺

其為効速故齊五月而報政任禮則近道則入人也深其為効遲故魯三年而後報政因俗而與之同制俗而與之異然後可以語道焉齊變其所任而從禮然後至於魯魯變其所任而從周然後至於道惜夫仲之才為志所屈仲之志為才所屈苟求近功以副其欲其為德也利仁而已不知安仁其為政也因俗而已不知制俗雖有太公之遺風而不知有先王之大道卒為霸者之佐固無所恨焉

樂記

有天地之樂有人之樂天地之和所謂天地之樂也由人心生所謂人之樂也圓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雷霆日月風雨四時之相為用太和之中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情者和有氣者順飛者翔騶者伏潛者游蟄者昭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各遂其生各適其性是所謂天地之樂也一生二在人之性則為仁義之實二生三在人之性則為樂之實仁義者陰陽也

樂者仁義之沖氣也仁義以成而後樂之實生焉方其在心之時未有感也虛靜而已然而天理在其中不能與物絕及物感觸之始有言有嗟嘆有歌有舞蹈仁義之情形見於聲氣其猶籟歟飄風則大鳴冷風則小鳴激謞叱吸叫譹宎咬其聲之不同也是所謂人之樂也雖然樂之實豈能遽然樂夫仁義哉亦成乎禮之實而已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

樂斯二者是也夫仁義之實發於天性之自然知吾仁之實不止於事親自其親而達之無所往而不為仁知義之實不止於從兄自其兄而達之無所往而不為義貴賤莫不然也天下之愚衆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天資之茂見伐於外物且不知其實可以至此極也蓋惟子弟之賢者不失乎智之實遂能擴而充之弗去斯二者則其本少固矣然而墨子之徒至此又失禮之所在泛然之仁無所疑正使夫父兄之間不能全得以望

我而恩義一齊於天下乃至役有涯之生私憂天下之不足勞苦顦瘁於百姓相夷又失樂之所在或見其樂不生也以為人之心未始有樂焉豈其性之罪哉墨子實自伐去之耳仁義之實殘缺散漫又甚乎由之不知其道者夫天地尊卑之位小大之分性命不同之禮墨子輕以智故而靡之是何率天下而禍仁義耶君子以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我之有身乃親之支屬安得齊於人乎故肅敬於兄則不同於鄉人長吾之長則與楚

人之長異仁不失之泛義不失之刻此禮之實所以節
斯二者也父之攘羊可以隱徐行而後長者遂為弟此
禮之實所以文斯二者也文之其介不為仲子節之其
泛不為墨子申韓之徒天下之大可以違而去之莫能
傷其恩而人可以望其餘恩莫能齊其愛於此得性矣
始初盡其心所以求知其性令得性矣心寧有不樂者
邪故不獨睟於色盎於背乃至手足舞蹈而後已此樂
之實所以樂斯二者也人之心有樂而後萬物以存其

猶天地之中有沖氣而後萬物以生故先王知人有禮樂之實乃為之感發其德性故制禮以道其志作樂以和其聲知天地有禮樂之道乃為之贊其化育故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其內有情有質其外有文有器其度數嚴而通不違天下之情者以禮之有樂也其聲氣和而正不流天下之性者以樂之有禮也其近者合於民其大者合於天地其妙者合於道與道合則行乎陰陽通乎鬼神而萬物莫能間之禮樂之用何

至於此極也耶先王亦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而已

中庸

貴賤之位窮達之時脩短之數此命之在外者自誠而明自明而誠或困而知之或勉强而行之此命之在我者命之在我者性之分也命之在外者身之分也在外之物來不可却去不可禦君子置之未嘗欲齊其分此固然也在我者或誠而明或明而誠或困而知之或勉强而行之者特其才性之有多寡德性之有厚薄耳何

傷其本哉人之性一本而兩端又有三品兩端之說自有善惡而異之三品之說自其才之多寡德之厚薄而異之及言其本末有異者才德所至雖先後不同及其知之一耳即心之地莫不有性即性之天莫不有道由心之靜而之焉均有性天由性之善而之焉均有聖神夫誰不可為者中下之流類為性分所蔽遂至自棄又或自其不善之端而達之始有狥私而智鑿正道者增以所無損其固有尚奇行驚愚衆是故天下嘗有淫性

而不及正或為嗜慾所屈脂韋疲潰汝畫而不自振或相倍蓰或相什伯而無算是故天下嘗有殘性而不及盡楊墨之失中子莫之失庸各引其所敝者或蕩或執以害乎道又有過於高者遽欲歛道之散還淳反樸仁義禮法一切棄絕之不復用也任其自然夫欲引天下而為道又先縻其聖人所以引之者是令天下舉首而望聖人其後又從而引其足也是故聖賢愚衆之間相望甚勤而反相絕此好高者所以虛其言歟夫道有樸

有器有器也人為有樸也自為而器特樸之不得已焉者故道之有仁義其猶天之有春秋歟天時不春秋則絶物聖人無仁義則絶人彼將失此乃期天下於道然則天時之序亦可廢歟有者無之用老子之徒不以仁義為無之用而棄絶之仁義何其不幸也聖人君子知世之人有係於性分始有過與不及者自又不敢遽然立我高明以招天下乃有中焉中之為道高者可俯而就而不足者可企而及者也節其泛以正其有餘充其

固有以補其不及中下之流俯仰而之焉其性正矣既獲正性其心自悟焉聖人不必老子之徒高言以矯之然後喻也雖然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夫執一者為其賊道也執一而廢百也則是中之為道計者猶其弊焉執有常之中遇無止之時則其賊道尤可患者乃有庸焉夫庸豈君子之私情哉中也君子所以循理庸也君子所以行義莊子曰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者用也用者通也通者得也君子而時中為其有庸在焉有

建極之中而後道無所偏有適用之庸而後中無所執是則子思號其書之意歟嗚呼天下之人均有是性天下之性均有是道君子以是性道而教之非外鑠我也則其成位乎天地之中為萬物極不亦至乎天之命君子固使之為萬物極也君子豈敢不為哉

演山集卷四十二

演山集卷四十三

宋 黄裳 撰

策

問取士

事物之來君子照之以識御之以氣運之以才而氣以剛毅将才以平定明識者水也氣者風也風飄而水為湍風靜而水為鑑然而孰使風者乎心者帝也風之所自而作者也心動而氣亂氣亂而識暗無窮之變即我

而治期我而復然而氣亂而識暗如之何應之邪嘗觀
斯人辨則失言動則失足剛則失怠休弱則失齬齪借
有天下之奇才無足用者乃至敗事厲物而後已及其
風斂水定照見鬚眉之變態中間坎然始有所憾然則
才之所主豈可略哉嘗謂後世知有育才之說而不知
有才之所主者故其乏也無以充百執事之選推擇而
使之或不勝其任豈足為怪哉愚謂三代之養士非養
其才而養其才之所自出者而已三代之世養其生有

物養其心有道而周之士資物於田資道於學心不窮乎生道不窘乎物是故形不勞其氣不傷才識智慮得於優游平易之中非道非義未有能乘其憂患而易之者其行止也在我而不在人其富貴也在德而不在物此揚子以為周之士也貴敷道者無自而可無自而不可者也先王以無自而可修士之心以無自而不可成士之性故其成也所得無偽乎心皆謂之德所行無害乎義皆謂之行直情而行適性而動未嘗隱忍以私矯

拂以偽外為小廉曲謹要譽於鄉黨上交於權貴以義處去就則幡然為君囂然為我以命處得喪則所樂非通也萬鍾於我何加所憂非窮也簞食於我何損此楊子以為周之士也肆歟其為士也貴故能行其道其為士也肆故能用其才自貴而肆苟非其氣居之於仁其仁居之於心莫之及也然而才各有用器各有使先王為之八法先即官府之中俟其才至而處之天下之士有統有類令才德或大或小以才之大者處之為官長

則使之治其統以才之小者處之以官屬則使之治其類其統甚約而才之大者鮮矣故官屬之長止於六卿其類甚繁而才之小者衆矣故一官之屬至於六十事之統在其長事之類在其屬此所以舉邦治也有六官之長則為六屬是佐其長者也有六典之書則為之六職是推其典者也制治必有教行教必有禮得禮必有政刑則輔相乎此者也事則始終乎此者也長於治者不使之主教長於禮者不使之主政長於刑者不使之

主事此所以辨邦治也幽有以事神明有以接人上應天變下治人亂以其事之大者必合六官之力而後能任以其事之變者必聚六官之智而後能應此所以會官治也先王取才而任之才不失職職不失事事不失物大概如此然而烏知其才之體有小大其數有多寡其用有能不為之因任哉方其育之也國學之官黨庠之吏以六藝各書其能以六德各書其善某有是藝則知其可以當是職某有是德則知其可以當是位及其

實興而器使之用其所攷而第之以優劣之等用其所
書而寘之以同異之任則策所謂推擇而使之或不勝
其任無是患矣將致其言先育其德將致其才必養其
氣教育之術使之致思以損其所可所以育其德使之
勝思以制其所欲所以養其氣其德無所蔽則其言不
可勝用也其氣無所趨則其才不可勝用也然則先王
之世苟在所養無非才者則策所謂嘗患之才無以充
百執事之選無是患矣先王育才之道喪天下之士無

志以帥氣無氣以育才類為物所勝然後齊之管仲晉之叔向鄭之子產以才鳴矣管仲之才因敗以為功轉禍以為福可謂美矣然而仲之志屈於聲色勢利之中不能以直養氣卒佐區區之霸子產之德事工也敬使民也義可謂美矣然而子產之才見於人人而濟之若甚迂者故愚以謂管仲才有餘而志不足子產惠有餘而才不足以其事業著於春秋之世無與比者先王之澤熄故耳自秦而後天下之士才喪於拘道屈於賤拘

而且賤豈士之罪哉秦有以致之耳今欲得士如古之人並列於朝廷以應四方之事凡上之所欲使左右顧指馳驅四向無乎不可其求之之道用之之術愚言詳之矣然而愚嘗有言仁者之作人材也其猶春工之造物歟静非春工之事也鼓之以雷動之以風照之以清暘濯之以膏雨然後美巧萬狀著見於聲色鄉教之中養成之以三物官府之中作成之以六計使之勿以物累其形勿以形累其心勿以心累其氣勿以氣累其才

然後無愧於造物者此愚之志也

問風俗

天下之衆視儀而動聽唱而應期於學士大夫而後止焉聽唱而應而為無物之言視儀而動而為難知之行不能披心腹墮肝膽自竭以事上則夫戴后之民守邦之衆何所望哉嘗謂時未始有常也世俗為之耳俗未始有常也學士大夫為之耳以其貴也賤者之所聽以其實也愚者之所慕是故學士大夫患盜虛名而失其

實向為伯夷今為盜跖朝為忠信暮為欺誕祝欽明託儒以為姦裴延齡引經以為偽逢吉之險邪嗣復之辯給崔群樓楚肆訐示公僧孺宗閔奮私昵黨為唐之亂階世俗以壞可不懼哉雖然靜言庸違巧言令色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聖人之治不能使無此屬而能使之不得志而已小人之惡有姦心故有姦行有姦行故有姦言邦汋姦心也邦賊姦行也邦諜姦言也其政失一其刑失防然後小人之志趨於姦焉以邦誣立朋以邦朋

立成誣其弊生於邦汋而已方其為邦汋也不遽止之
使之乘間得志則不可及矣先王患其然為之八成掌
於士師俟其類至而斷之小人所以造邦之禍其情蓋
盡於此矣制治之世將欲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
俗弗去斯人之徒未可議也舜之用知去静言庸違孔
子之用先去順非而澤二者弗之去彼將以惡亂善以
邪干正鄉有原人國有不物市有偽飾政有左道皆其
弊耳方今天子德意志慮曉然示人如日正中臨照天

下則王之所好宜知而行之王之所惡宜知而避之若夫不能以情相親以義自竭而爲無物之言難知之行則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者俗化之所由亦安在哉愚請斷之以八成馭之以八柄而已

問納言

旁通天下之情以爲德則天下之大順成矣兼覽天下之善以爲政則天下之大利至矣方今聖人以道出法以德制行將起太平之功緒以示萬世而或大順未成

大利未至何可望哉則其視聽無壅而上下之志通善惡不誣而君子小人之情得拒讒慝之口來讜直之論固其務也嘗謂上之致治有意在法下之求治有情在事上下相去其勢有高卑其分有貴賤為之間焉其嚴而不可犯也中有小人竊乘其勢分之不可犯而撓之天下之情與善或屈或留或附或更以至相失而莫之達焉是故上有不及知之嘆下有無告之憾天下之勢不亦殆乎然而上下之志不通讜直之論不進孰致之

哉君子之善小人之惡不得其情而已君子以善懼惡小人以惡亂善然後邪計不得不行嘉言不得不伏視聽不得不壅故愚以謂邪計之行嘉言之伏上下之志不通非所患也患在君子小人之情有所不知而已小人之情以小廉致大行以小信致大僞有所乘而入有所伺而進似是而非者也知人之道不患不知君子而患不知小人苟使小人之情在吾手撓頤指之間巧令無間以行其志然後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

司庶府罔匪正人庶常吉士是故諸侯之復逆則以大僕掌之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則以小臣掌之群吏庶民之復逆則以御僕掌之外通諸侯之情覽諸侯之善內通公卿群吏之情覽公卿群吏之善下通萬民之情覽萬民之善下之志通於上矣以觀治象為未足也或讀邦法以讀邦法為未足也或誦王言以誦王言為未足也或道德意以道德意為未足也或掌治逆其平如砥君子履而行之其直如矢小人視而見之上之志通於下

矣殄行之讒說無以傷政沉衆之浮言無以敗俗則其致治之具本末備舉上揖於三代易為力矣方今天子急於得才升對接踵書匭繼上片言解頤爵賞隨至朝維白駒暮躋青雲者蓋巳衆矣學士大夫苟有一日之長千慮之所得類得以自致非俟科舉而後可然則招延之路豈復有說哉揆察之方得小人君子之情偽則愚嘗謂視其所用之是與否未果知之則觀其所由之義與否未果知之則察其所安之仁與否蓋夫所用之

是非出於所由之義與不義義與不義出於汝止而已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蓋夫汝止安然後胸中正胸中正然後所以所由所言所視無不正者言者心之聲心者神之舍而眸子則其神之逆旅歟君子求人之情偽或於視聽或於言辭氣色之間或於行迹蓋六事者所安之形象者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則觀其行歟先王之用人或以言揚或以德進其在鄉也委之考察之吏國學之官黨庠之吏以六藝各書其能以六德各書其善惡其粗也察之以致其精惡其偽也攷之以致其實其在朝也委之掾事之臣堯宅心於舜而八官為之用舜宅心於禹而五臣為之用文王宅心於三事而凡百有司為之用然而邪正之辨凡歷於此蓋已詳矣及其升對接踵書匭繼上聖人又用獨智入於所安

之仁所由之義則君子小人之情烏能逃我哉小人不能以惡誣善然後旁通天下之情以為德兼覽天下之善以為政其為也孰禦

演山集卷四十三

演山集卷四十四

宋 黃裳 撰

策

問擇將

用兵之道以天勝有時以地勝有利以將勝有仁智以士勝有勇敢萬夫之敵者仁智也將帥之德也一人之敵者勇敢也士伍之氣也上有天時中有人和下有地利而或軍將師帥非其人焉有天時不能用其數有人

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不能用其勢然則戰功惟將者所收將功惟仁者所立一夫之勇豈能致哉以仁立智以智出筭其智深者其筭多其智淺者其筭少少筭可以為衆則有能窮之者豈足將哉是故戰功曰多筭而已氣不能致柔則筭不能致多不能致柔以仁則不能致多以智帷幄之筭時可守矣開營以攻時可攻矣堅壁以守挑戰襲擊滯于聲形之中而落敵人股掌之上是故有天時不能用其數有人和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

不能用其勢然則軍將師帥無仁之靜以為智無仁之
動以為勇敵人之来智不足以料勇不足以却而求銘
書于王之太常祲祭于大烝顯明之中與日月齊光幽
間之中與先王偕榮豈可得哉三代之將命卿則有仁
命大夫則有智命士則有義是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
可以遇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遇三代之仁
義仁義之運用而藏之則為天機推而散之則為人和

宴居邃幄之中凱旋幽障之外豈足怪哉三代而下歷觀漢唐之將威名震乎遠人武略垂乎後世未有無仁之靜以為智無仁之動以為勇者也是故亞夫之嚴肅祭形之安重鄧禹之深沉充國之鎮靜去病之少言衛青之謙損王霸之惠愛此皆多數之仁各隨其才性而得之其為德多數則其為智多算其居者靜則其制者動後世鮮有加焉少算之將將知所守而昧于攻則能攻者困之或知所攻而昧于守則能守者斃之與夫暗

于大理弊于一曲之士無以異焉多筭之將不可為衆
而得一人焉則其所利不可以勝計是故班超之于西
域張奐之于匈奴仁貴之于突厥子儀之于回紇彼非
畏其勇悍畏其不為勇悍所役感忽之際以静制動而
已匈奴之畏李廣避廣數歲不敢入右北平李勣之為
并州十有六年突厥不敢南顧其功一也然而廣之所
恃者氣勣之所恃者智而廣卒以勇悍輕敵晚年屢北
葢夫少筭多勇未有不窮者也嗚呼兵凶器也戰危事

也夫以暴氣悍勇而從事于凶羆危事危事紛于目前暴氣暗于胷中欲以功名自終是則難矣惟道術為能將將惟智術為能將兵而或不仁則其智術亦安在哉擇將無難擇其深沉大度有仁之量而已多筭至勇由是而出焉

問法律

予讀唐刑法志言古之為國者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為法雖

殊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此説固然古者道德之體未及下衰俗之于我輕矣故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為巳俗之于物輕矣故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巳當是之時不待案圖啟書然後以為直勝斗斛槩然後以為平探籌投鈎然後以為公合符節别契劵然後以為信豈復有争端哉故古之有道者且欲仁義禮法一切棄絶之反罷還朴尚肯作為刑書以招天下之偽乎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大辨自夏至周天下巳歴二弊

民之知故有如横流之衝失其大防汗漫而難制夏商遺俗或固于野或肆于偽野者愚偽者妄或以私忿小利輙蹈罟獲以亡其身者葢不可勝計也周次其後葢知絶滅禮學毀棄仁義非所以救其弊者不若大備禮法以防之使知所避而已葢堯之後歴乎夏商之末仁義之失盡矣則周之所以救其失者有禮而已禮以情制律以禮制刑以律制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見于周官明啓刑書胥占

咸庶中正見于呂刑及漢蕭何得秦律令秦用商鞅之
法慘刻少恩以制天下高祖約法而行之得周用輕典
之意故高后時不出房闥天下晏然豈非高祖之賜哉
唐之刑書有曰令者名分之所稟有曰格者有司之所
効有曰式者事為之所守百官違此三者及有罪戾之
民則斷之以律焉然則格令與式資律以行者也律之
義顧不大歟律令之書文靜為之損益裴寂為之撰著
無忌玄齡為之刪定其後玄齡又復增損隋律降大辟

為流者九十一降流為徒者七十一或定以為令或刪
以為格降及大周以至今日之盛世科條格勑附入削
出益不可以勝計始也以為禁書今也散于天下細民
學士皆得而讀之或謂律學之弊使吏侮文使民因緣
而為姦予以謂不然人主于俗式之以孚于律行之以恕
則吏烏得而侮文民烏得而為姦夫律失入之減少失出
之減多以夫失出有仁存焉而或失入則為不仁而已
昔唐太宗一殺蘊古法官遂以失出為戒失入為無罪

自是吏皆深文刺骨茍非太宗惟刑之恤仁恕寬厚矍然而悟則深文之吏輙行其志為害豈勝言哉四年之久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而已葢其律行以恕還家之因及期而至無有後者葢其式俗以孚然而法律之行有唐太宗為之主則侮文之吏因緣而為姦之民豈復有哉唐史以為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今日之意不其然乎

問天變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情之喜怒寓諸天時以為和乖天意之與奪寓諸人事以為去就然則妖祥之兆因人以至者也失人之情雖天不能使之就得人之情雖天不能使之去天星之變或為祅祥或為祲象特示人情之得失耳務天也失人務人也得天而天示人情之失得者安可廢哉是故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則先天而修焉故日月星辰之變動可以無志分星之所主歲相之所在可以無觀五雲之色可以無辨十有

二風之氣可以無察詔救政訪序事已之可也以天占
人則後天而修焉故志其變動察其祅祥辨其吉凶察
其和乖詔救政于上訪序事于下已之非也強本節用
則天不能貧養備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則天
不能禍若夫象之可以期宜之可以息數之可以事知
之可以治者志之而已祅祥祲象是乃天地之變陽陰
之化物之罕至者何事詔救政訪序事而與之計哉是不
然也此特蔽於人者之說耳一氣之判上為天下為地

魂遊而為鬼神情聚而為萬物上下同流得失相感是故祅祥之變或兆于蓍龜或見于三夢大卜則以八命贊三易三兆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而況天星之大乎五雲之祲象其應在時之豐凶十有二風之祅祥其應在人之乖別日月星辰分星歲相變動在天吉凶在物苟以官人守天自為守道而變動吉凶非吾所與焉斯亦不仁也若夫與道為體不之域中為萬物主然後天星物我可以相忘矣主萬物也奚能無

累統萬事也奚能無過然則天星之變與夫人事相為報施不足怪也詔救政訪事序何可廢哉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之類是以王政而救喪荒者也救日月則詔王鼓若國大旱帥巫而舞雩禱祠招弭禬類祈禳之類是以神道而救妖孽者也人之喜怒寓諸天時以為和乖則夫救政之事先王不敢私焉訪之于下求達其情而已嗚呼以人占天也先天而修焉以天占人也後天而奉之則天之于王也豈敢欲勝之哉五物之

變宜復其常宜復而莫之復則是數也物之罕至者也

乾隆御覽之寶

演山集卷四十四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舉人臣曹夢齡

謄録監生臣張　炳